

外国文艺丛书

海的未婚妻

[苏联]阿纳托利·金 著





海的未婚妻

〔苏联〕

阿纳托利·金 著

石枕川 许贤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натолий Ким
«Невеста Моря» и другие

根据《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1980年第10期
等版本译出

海的未婚妻

(苏联)阿纳托利·金 著
石枕川 许贤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3 字数 132,000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册

书号: 10188·714 定价: 1.25 元

西去的骑手

(代译序)

朱春雨

古今中外，大约没有任何作家是不愿自己的作品轰动的。但有的轰动一时，长远谛听，不过是一阵虚响罢了。至于天才从文，则另是一种情形，且不论笔耕的艰辛，孤独寂寞也是忍得住的，间或栽几个跟头弄得鼻青眼肿，无需多久，生命力会让皮肉复苏。可怕的是溢美与责备造出的飘飘然或是茫茫然的感觉，极端的捧或极端的贬，是宰割天才的两柄利刃，不管这两柄利刃操于别人之手还是操于自己之手，结局是相同的。别人是怎样评价他的作品，他又怎样对待自己的作品，阿纳托利·金？

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有才华的。这结论不是谁告诉我的，是我自己看出来的。四年前的九月在莫斯科我与他相识。那是在俄罗斯人称为金秋的一个晴朗上午，年轻的诗人朋友维亚切斯拉夫·库普里雅诺夫兴高采烈地找我，

说是要把他的一位好朋友带来见我，问我是否愿意。他太客气了。他给我带来一个五短身材东方面孔的车轴汉子——阿纳托利·金，苏联的朝鲜族作家。老实说，除了姓名，此前我对于他一如他对于我一样，几近一无所知。至于姓名的记住，完全是由于这个姓名排列在“四十岁一代”作家名单里的缘故，“四十岁一代”在苏联文坛上是颇有争议的一群：马卡宁、利丘京、基列耶夫、亚沃里夫斯基……偏偏我没读过阿纳托利·金的作品。

他把他的书送给我，匆忙抑或是忙乱地从公文箱里掏出一本他的作品集《收草的人们》和一叠子复印的东西。我们谈了很久，时而用朝鲜语，时而用俄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下放劳动的长白山密林里学的一点朝鲜语，这时十足地弥补了自己俄语的荒疏，而他的朝鲜语倒远不如俄语高明。可能由于同是东方种族，特殊的心理传统让我们把讨论的题目迅速深入到东北亚汉文化圈，上起儒释道，下涉文学现状，他说他读过《三国》、《水浒》、《聊斋》……那天绝晚回到住处，我还沉浸在我们的话题中，恬静的莫斯科之夜伴我第一次读阿纳托利·金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说《撒马尔罕女皇》，这是一篇构思甚为精致玲珑的篇什，初看以为平淡无奇，掩卷时顿有所悟，不由谁不认可作家的本事。后来，凡我可见的他的作品，都必悉心一读，陆续佐证着我的判断不错：他是有才华的。

苏联评论家B·邦达林科说：“对于他，创造的独特的不重复的世界，在崇高的激情之外是不存在的，因为他的小说

说，向制约在一起的人的生存个体召唤着人类共性。在将来，人的感觉的继承，爱与善的继承，人间欢乐，将从母亲传递到儿子，又从儿子传递到子子孙孙——这便是作家阿纳托利·金的乐观主义。”* 苏联著名老作家С·札雷金认为：“在现在的俄罗斯文学里象这样的作家没有第二个。”不过，有一次我向当今一位在苏联文坛上也十分活跃的中年作家询问过他对阿纳托利·金的创作评价，他不以为然地摇头，又似乎无可奉告似地眨眨眼睛，然而沉默不语，看得出，阿纳托利·金不够他评论的规格。

作品的评价，尽可由每个人自己去作。名流者固然可能有其名的根由，不过名不副实之作亦屡见不鲜；不名者之作也不可等闲视之，俗见的灰尘湮没金玉的例子也是不少的。当然，阿纳托利·金可能没有这种苦衷。

我把阿纳托利·金称为西去的骑手。

读过他的《葱地》、《夜莺的回声》、《收草的人们》和这本翻译小说集收入的作品，从这相当于五十万汉字的文情波澜里，浮现出阿纳托利·金的身影：五短身材、东方面孔的车轴汉子骑着匹东方哲学气血不衰的老马，在追赶西去的太阳，在纷繁的生命光影间寻觅永恒的花朵，塑造自己感悟到的精灵。他不是沉浮于时潮上的冒险者，但他绝非与历史若即若离的玩世不恭人物，那种类型的作家也十分惹眼。他

* 引自B·邦达林科为阿纳托利·金的小说集《收草的人们》所作的跋。莫斯科，1983年版，573页。

是具有宏阔的人的整体意识的作家，以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辨自觉，追究着生存矛盾中的哲学、美学和道德演进与衍变的规律与真谛。这是作家中难得的修养层次，却不一定讨好，可以肯定，这类作家的作品读者远不及通俗作品的多。

阿纳托利·金迄今为止的作品，多是在自然人与社会人的欲望对抗中，展现解脱的渴望：在瞬间与永恒的冲突里，展现沟通的渴望。他挣扎着、搏斗着，穿过迷惑之网，要奔向灵魂的岸，呼唤良心的回归，是因为他发现了现代社会的发达与古朴的道德观念失调。这一点有点近似于时下中国文坛的寻根现象，不同的是他不是回避现实去原始部落找寄托。他吃力地阻止哲学观给他造成的前进阻力，却又苦于解释本体与现象的非一致性，负着“二律背反”的沉重包袱，狠狠地鞭策载他踽踽前行的东方哲学的老马，拓出一条留着善恶蹄痕的新路。爱为万物之本，爱在无极地延伸；扯去不自由的伪装，恶源也就赤裸裸地袒露了，继而引发人的自省自悟。俄罗斯人把这种哲学观称为禅（чань）。但愿这种哲学观别使人安于固守惰性才是。不过，禅却使阿纳托利·金有了一双别于其他当代苏联作家的眼睛，他的观察、思索和审美方式都布上了西方人感到诡谲的东方色彩，至少是东西方混合或融合的色彩，为他演化出表现方法的特异个性。《莲花》可算他目前的代表作，从内涵到表述手段都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艺术个性，有故事，有诗意，有浪漫的幻觉，有现实的描绘，不是故弄玄虚的时空倒错而是遵从

他所发现的逻辑，用善与恶的爱的涓涓细流结成一片激情的水网，让你无处不会洗魂涤心，他自己也在这片水网中用善恶相抵、灵魂复苏和希望重塑的渴求来加温，使得通篇文字变得扑朔迷离，罩上多情的雾霭。他企图把美好的愿望变为现实，号召人类成员的自我反省，用心良苦，然而陷入理想主义之中也会酿出悲哀。

爱会在人世间代代相传，这是阿纳托利·金的希望的旗帜，绕着这杆旗下的，还有驱赶不散的孤独、寂寞和痛苦。《海的未婚妻》里的阿春，《有电视的笼子》里的玛拉，都是孤独、寂寞和痛苦氛围的分子，及至《莲花》中作家精心塑造的洛霍夫及其母亲，《流动的岛》中的诸多人物，都无不如此，颇有引人陷入听天由命的不可知论的蛊惑力。难得的是作家在忧郁和凄惻的旋涡里时而鲜活地跳到稳定的生活之岸上来，让你顿然明白，人不是永远随波逐流的，自己主宰自己也是驾驭命运的力量之一。“水会在冰下奔流，火会在灰下燃烧”^①，阿纳托利·金崇拜生命力和生命力的创造，不会亚于他相信自己。他作品表露的奇特心态恐与他的切身经验息息相关。在艺术创作的诸元中，唯经验不可借鉴，经验属于自己。阿纳托利·金尽管是出生在苏联的苏联人，但他终究是历史多灾多难的朝鲜民族的子孙，血缘的苦水浸透的心理，持久地以文化状态制约着他，虽然他可以算是有竞争力的骑手，但成功的果子是甜的，结甜果子的根子完

① 出于阿纳托利·金的小说《复仇》。

全可能是苦涩的。

一九八〇年，中篇小说《莲花》的问世，标示着阿纳托利·金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和他的东方哲学的老马，吸收了从普里希文、蒲宁、屠格涅夫乃至布尔加科夫、福克纳诸位文坛巨擘调剂的营养，在文坛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了描绘出光怪陆离激动人心的人生画幅，他调动了他观察到的和感悟到的一切，从天宇到草虫，从崇高到鄙琐，从表象到实质，形成周始相继、层层递进的认识程序，细密慎审地做着人的形象的把握，使《莲花》得以用迥异于通常的面目去诱发人们的唏嘘。以潜意识而不是依附情节构筑起来的多维空间，交替进行着多线索多层次多主角多主题的活剧，虚实混同，念行俱在、生死同存的情景，着实令人瞠目结舌。仔细咀嚼，它又不同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爆炸”，它蕴含的是隽永绵长的人性美。《莲花》的表现方法是阿纳托利·金自己的创造，不是生吞活剥地模仿或套袭别人的故伎，从而令人耳目一新。叙述，独白，梦幻，联想……全都濡染着东方的象征意味。我以为小说的根本手段在于象征，审美的本质便是共鸣。哲理的种子播于象征，哲理的果子收获于共鸣，并不要作家自己在小说中多余地去解说主题，读者自会依据自己的经验悟出主题——不同层次的主题。表现方法的实质是认识方法和认识能力的总和，不同作家对其赖以生存的世界的不同认识方法和认识能力，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企图让认识方法、认识能力统一定量，那是徒劳无益的。现代闭锁式的认同已被开放式的创造所替代，迹象

表明,这种趋向将成为生活主潮流,它将更有利于充分显示人的个性潜力。善良的阿纳托利·金说:“如果我们一齐叹口气,地球准能刮起一阵罕见的风暴,”^①这句空灵的语言提示人类的出路还在人类自己,还在每一个人类成员自己。与其在表现方法上去评论《莲花》,远不如先丢开方法去究溯深邃的思想内涵得以贮存于《莲花》的有限篇幅的原因,那就会少了许多纠缠,迅速洞穿似是而非的逻辑,回到内容决定形式的真理上来。《莲花》是一篇相当有意思的作品,只是写感悟太多,写行为太少,多少造成了一种退后感。

这本书里收入的五篇作品,我以为《复仇》最差,虽然仍不失为阿纳托利的文笔,但思想与手法都显得陈旧。《“新宗教”》与《有电视的笼子》(这篇让人想到易卜生的《娜拉》)两篇,则更见“四十岁一代”作家作品的特点,从道德原则出发,揭示消费主义者心理,寄希望于自省行为。不难看出,阿纳托利·金对生活的现实矛盾的关注,在他,是与探寻人生哲理同样重要。

阿纳托利·金的作品,意味着艺术思考与哲学(或扩而称科学)思考的结合。苏联作家 Ю·邦达列夫提出形象与智性(образ и интеллект)的贴近,实质是主体与客体的交融,属于文化心理范畴的文学现象。小说自古老的反映论始,惩恶扬善,继而进入心理层次阶段,道德层次阶段,最后必然要进入具备更大包容能力的文化层次阶段。我老是

① 见《莲花》的题记。

隐隐感到，这样的发展，会促成一种内涵更为充实的融化各种文学形式的小说诞生，我把那种小说叫做“大文学小说”，那种小说会克服文学分类之后各种形式充分成熟之后又出现的局限性。我从个人的创造实践中体会到这一点，也从阿纳托利·金的作品中获得了共鸣，这感觉并非附风趁时的尤物，乃规律使然，规律是超越事实的宏大存在。

对于一个作家的了解，尤其是想准确评价一个外国作家，只凭评论和介绍的文章远远不够，重要的还是系统地研究那个作家的作品，没有作品便没有作家。感谢《外国文艺》编辑部和石枕川、许贤绪二君不落俗格，有主见地以优美译笔将并非大红大紫、名人权威的阿纳托利·金的作品译成集出版。相信八十年代的中国读者会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个独辟蹊径、才华横溢的西去的骑手的身影。

阿纳托利·金嘱我对他的作品发表意见，写了这篇序言也算了却文债。在此遥向莫斯科巴甫洛夫院士街三十六号祝福，那里住着我的同庚文友阿纳托利——托利亚^①，愿他在文坛的赛马场上夺得好名次，从不名变成名人。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夜
于北京南礼士路寓所

① 托利亚是阿纳托利的昵称。

目 录

西去的骑手(代译序)	朱春雨	1
莲 花		1
流动的岛		131
有电视机的笼子		153
海的未婚妻		167
复 仇		185
“新宗教”		205

莲 花

石枕川译

1

如果我们一齐叹口气，地球上准能刮起一阵罕见的风暴。我们有充裕的时间为每个人谱写一支恰如其分的安魂曲，并怀着深沉的、崇高的伤逝之情将它演奏。

画家洛霍夫出门前没有来得及刮脸，路途又费去了一昼夜时间，所以来到母亲病榻前时已是一脸拉碴胡子。他小心翼翼地吻了吻老母凝然不动的苍白脸庞，闻到的却是股腐烂气味。而她，连眼也没抬，只哼哼着侧过脸去。儿子非常爱她，经多年别离，多么想对她一吐衷肠啊！可是如今说也晚了。冬天灰暗的白昼一晃眼便已消逝，二月的黄昏降落到了窗外，黑夜的风雪舒袖起舞。洛霍夫由于一宿未眠，头脑昏昏沉沉的，耳管里依旧响着飞机的轰鸣声。

他坐在凳子上，把那双没用处的手夹在两膝中间。他在想：这次急匆匆赶来会面，不料只能坐在铁床旁边眼看母亲死去。揉皱了的褥单上躺着一个白发老人，儿子渐渐辨出了她的形象——那就是他一直珍藏心底、梦魂萦绕、多年别离中无时或释的母亲。其实要回母亲身边很简单，只消熬上一昼夜不睡也就成了，而过去，总认为天涯路远，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认为今生未必再能见上一面。而今母亲就在他跟前，在直挺挺地等候死亡，床头则坐着个朝鲜族老头儿，他身旁的凳子上放着一网袋橘子。

这蜜橘是洛霍夫上路时在机场买的，买时以为这份礼物准会使外省人感到高兴，可是连这橘子现在也毫无用处了。据他继父——坐在一旁的老头儿说，母亲已有好些时候不食也不睁眼。洛霍夫茫然瞧着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称他为父亲……正是他，这个低垂着颧骨高高的脑袋、漫不经心地瞅着那堆蜜橘的人，打电报叫洛霍夫回来的。老头儿半张着嘴巴，下嘴唇耷拉着，露出一口光闪闪的迥乎寻常的钢牙。老头儿用半吊子的俄语说，她已病瘫四年，最近七个月病得连话都不会讲了。

洛霍夫听到他母亲病得这么厉害，已无康复的可能，不由联想起他的一个熟人，后者只因用火柴梗扒拉耳朵，捅出个小伤口，就一命呜呼了。现在母亲被钉在病痛十字架上，死亡的帷幕已把她和现实世界隔开。窗外是冰冷彻骨的寒夜，风暴在雪野上空回旋，白雾茫茫，岸边拍浪都已冻成了厚实的冰块，而母亲濒死的躯体也在渐渐冷却。母亲

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也不明白，既不会思索，也不会追忆以往，可他却好端端地坐在一旁！他绝望地想道，来晚了，来不及请求她宽恕了，现在已无法再向她解释长期以来他折磨自己并折磨母亲的原因了。

而母亲通过微启的眼睑看得见一缕灯光，还听得见人们嗡嗡的谈话声、远处生命的众赞曲、风舞雪花的飒飒声和大海冰凌结块时的铮铮声，只不过濒死者的思维已区别不出时间的先后，在她头脑中呈现的一件件事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它已经挣脱了时间的束缚。

亲爱的儿子，你在哪儿？我听得见你的声音。我……我在这儿感到憋闷，我要去草原，去辽阔的草原。在那儿，在草原上，有一幢白色小屋，百叶窗糊的是绿漆。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哦，我想不会多于二十年。但是老不见你回来。亲爱的儿子，你去哪儿了？回草原的路不就在沟壑后面吗？你东奔西忙，待你回来，恐怕我已经早离人世了，到那时你见到我生前坐过的凳子非哭不可，非号啕大哭不可……啊，坐在一旁的那人不就是他，我的儿子吗？是他，亮亮的眼睛，坐在阳光普照的树下，当然是他。他在啃泥巴，只穿一件衬衣，满身稀脏。孩子，你怎么啃泥巴？瞧你多傻！啊，我这啃泥巴的可怜娃，孤苦伶仃的儿子！……她一把将儿子抱在怀里。孩子下巴上全是泥。她扯下头巾将儿子的下巴好好擦了擦，这才恢复了白颜色。孩子凑近妈妈的脸瞅着，那眼神既不流露亲热，也不表示高兴。上帝给了他一

双冷漠的眸子。热乎乎的小手臂搂住妈妈的脖子，搂得她透不过气，哎哟，救命！你干吗？要憋死我了，憋死我了！

草原！去草原那条路是在一条沟壑后面。远处有群犍牛走劲，慢吞吞地，仿佛在原地踏步。不，不许你们走到我这儿。为什么这汉子象我的儿子？没准儿就是我儿子？或者，是该来接我去的那人？

“妈，我可怜的妈妈……你好！你能认出我吗？”

洛霍夫怀着哀痛和希望注视着她那土灰色的浮肿的脸庞，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她那苍白的发丝，然后又怀着希望察看她微启的眼睛。然而眸子是浑浊的，黄澄澄的瞳孔躲在上眼皮底下，似乎害怕见到光亮。但，忽然他觉察到母亲那双眼里亮了亮，恢复了一丝知觉。儿子小心地捧起母亲没有瘫痪的左手，把脸捂在她的掌心里，吻着老母枯干的手。细弱的青筋间布满一条条可怕的深沟，皮肤上堆满了皱纹。这双手是他熟悉的，原先十分美丽、白皙而且丰满……他吻着母亲的手，让眼睛贴着它，悄声地呻吟着。

母亲的眼睛中堆积着疲倦，那是终极的疲倦。睁开眼睛已经越来越吃力，再说她也无意睁开，因为过去可以毫不费力地于刹那之间就睁开的眼皮，现在却沉重得象千斤巨石，即使费尽力气睁开，看到的也不过是那个姓朴的老头儿和他褐色的颧骨以及下巴上的白色短须。但游离于生死界上的母爱突然回归，促使她作出最后的努力，把眼睛睁开，瞧见了一张男人的脸，有点儿面熟。不过她已在弥留之际，对这个人与这张脸毫无兴趣，只觉得这脸的下半部是扭曲

的，颤动着的，红肿的眼睛中噙满泪水。

死亡和母爱，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客体，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向她进逼。前者一丁一点地，但毫不松弛地向她逼近，后者有时跑离得远远的，——也许是上长满银花花的羽毛草的草原转悠去了，——然后突然返回。每当母爱回归时，压迫着她心底的不安、浮想和苦恼便重又泛起。母亲知道她命不保夕，已不想与死亡再行抗争，然而在神志恍惚之际，偶尔眷恋起往昔的生活，仿佛听见了从草原深处传来的合唱，此时便感到死是最可怕的，竭力想挣脱死的魔掌。但她一旦醒悟，重又觉察到她那瘫痪了的残躯极度疼痛，须臾间便忘却了猝然而至的不安，忘却了那遥远的、催人泪下的甜蜜歌声——生命众赞曲……

现在又轮到死神来向她进逼了。死神虽说单枪匹马，可干起这一手来却一点儿不马虎，它象毫不手软的护士小姐给患者治疗一样，井井有条，只是把一切弄得颠倒过来罢了。母亲在叹气，呻吟，她很想凑上去帮帮这个慢性子的护士早早了却这桩事，但是，看来这事异常复杂，并不如她想象的那样说了就了，于是她明白了：命该如此，死前她非受一场闻所未闻的痛苦和折磨不可。

她沉溺于这个想法之中，没能立即认出儿子，而在认出以后，除开眼睛里的痛楚外并没有其他感受，因此又匆匆合上她那沉重的、不听使唤的眼睑。然则一闪而逝的儿子的容貌，忽又勾起她已若朦胧的母爱，使她想起了有一次她帮孩子洗澡的事来。她头上罩了条被单，又在澡盆旁点燃了